

# 有哪一个瞬间，对老公彻底失望心寒？

我是富婆圈里有名的「鉴情师」，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干干净净地从我的调查里或者走出来，包括我老公。

1、

我叫谷清，韩笑笑是我的客户。

她之所以敢把自己堂而皇之给人当情人，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小四摸出来直接除掉的想法，全部一五一十倒给我，是因为我是颇负盛名的情感咨询师。

其实「情感咨询师」这个叫法，那只是个好听的虚壳子。

更确切点儿来说，我是个拆散一对儿是一对儿的捉奸专家。

我收费极贵，但客户口碑极好，来重金登门的都是尝到甜头的阔太太介绍来的另一个阔太太，没有介绍人的单子，我一律不接。

我的工作宗旨是，不关心客户身份，不窥探客户隐私，不在乎伦理道德。

结了子完这单活，出了这个门，除了介绍回头客，大家谁也别提认识谁的事。

只要能拿到符合我工作价值的钱，我就会 100% 替客户揪出她想要的人、钱、现场，以及一切符合客户预期的有利证据。

我承诺给每一位客户，如果结果为空，我会全额退款。

但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从未从嘴里吐回去过一分钱。

慢慢我总结到一个可怕的规律：世界上最大的黑科技只有一个——女人的第六感。

不管这个女人有多蠢，只要她隐隐觉得她的男人有问题，哪怕她没有任何证据，那么这个男人都没办法干干净净地从我们的调查结果里活着走出来。

2、

收下韩笑笑 5 万块的定金款后，我安排助理夏小野把前期准备工作跟对方勾兑好。

每一位客户，交完定金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去一一确认，是否已加对方的支付宝好友、QQ 好友，是否已关注对方抖音、微博，是否在自己的微信运动清单上能看到对方的微信步数。

都确认连接完毕后，我们就开始逐一分析，把可疑对象与可疑轨迹一一拎出来跟客户对一对。

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私家侦探一样，派个人 24 小时拿着设备去盯梢、取证，我们只是通过几轮社交、娱乐软件的排查与持续观察，甚至是主动下套，基本就能揪个七七八八。

资料刚发过去没多久，韩笑笑又心急火燎地跑到我工作室哭诉：「他不给我加支付宝好友，看到我拿他手机，还特别生气，说我不尊重他，摔门出去了，怎么办？我好像办砸了。」

我一听，差点被她气笑：「谁让你明着去翻腾他手机了？我们发你这些资料，是为了让你确认，目前为止你都加了哪些，关注了哪些，不是让你一样一样都加上，你这样一搞，对方反而提高了警惕。」

「哦.....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夏小姐的要求——那我现在怎么办？」

「别慌。来都来了，问你几个问题吧。」

「好，您说。」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手机是反扣的，还是屏幕向上的？」

「反扣的吧——对，就是反扣的。」

「一直都这样，还是最近才这样的？」

「我没太注意，一开始我把他吃的死死的，根本不在意他心里装了些什么花花肠子，只要给我买包买项链，给我打零花钱，就随他去，玩嘛，谁玩不起？反正我还年轻——就是后边他哄着我怀了孕，我才把自己玩进去的。」

「他的手机你碰得到吗？」

「碰得到，一开始带我出去打高尔夫，手机都是交给我保管的，压根不防着我。」

「那你翻过他微信朋友圈吗？拿着他手机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可疑消息进来？」

「我翻过，他朋友圈特别干净，不是合作伙伴，就是普通朋友，他跟人互动很少，赞都懒得点，自己也是常年不发朋友圈的人。消息倒是赶上过几次，但都是很正常的消息，没有聊骚的。」

「那您回去做两件事。第一件，给他买个太阳镜当礼物，一定要买配得上他身份的奢侈品牌子。第二件，有条件的话，去看一下他的微信设置里，都对谁设置了『不看她的朋友圈』和『消息设置免打扰』。」

「可是为什么要突然给他买礼物啊？最近又不是他的生日。」

我向小野示意了一下，小野低头翻了一下手边的日历，说：

「本周日是父亲节。」

韩笑笑愣了一下，马上会意，低头用手抚摸了一下肚子，略略含羞了笑了笑。

3、

父亲节一过，韩笑笑如约而至。

一进门，就发现她脸色红润，嘴角眼里都洋溢着笑意，跟第一次出现在我工作室时的形象一比，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此刻的她，穿了一件 A 字版的粉色连衣裙，一双光滑白皙的大长腿恰到好处地踩在一双白色的帆布鞋上，脖子上挂着一根纤细而泛着微光的宝格丽项链，脸上只是略施粉黛，那精致的五官便显得万分明艳动人。

一个 20 出点头的女孩子，不但看不出怀孕后的臃态，反而因为脚下这双俏皮的小白鞋，让她显得像是一个清纯又漂亮的女大学生一般。

这样一个妩媚的美人坯子，也难怪会让那个已婚男人「酿出大祸」后还不舍得撒手。

「谷老师，多亏了你知会我父亲节送他一个礼物，他还挺喜欢的。上次拿他手机乱翻的事儿马上不跟我计较了。之前总觉得我是暗里受委屈的那一个，从来没送过他礼物，总觉得他欠我的，没想到他看到我送他礼物这么感动，反过头来直接回送了我一条项链，而且拉着我专程去买了平底鞋，他不允许我再穿高跟鞋了，一个不小心，对宝宝不好……」

「韩女士，让你买个太阳镜送他，不是为了取悦他。他现在又飞走了吗？」按照韩笑笑的说法，他跟肖凡是异地恋，俩人是在头等舱里勾搭上的。

「对，依依不舍地走的，走之前还亲了亲我的肚子……」

我低头看了看时间，立即打断了这个无脑女孩一往情深的甜蜜回忆：「韩女士，现在就请你立即给他发微信，问他吃饭了没。」

韩笑笑稍稍一怔，一脸疑惑，但还是乖乖地马上照做。

「他说他正在往餐厅赶。」

「好的，那就稍等等。」

「啊，等什么？」

我微微一笑，淡淡道：「等他落座。」

4、

一刻钟以后，我再次向韩笑笑发出指令。

「问他到餐厅了没，跟谁吃的。」

韩笑笑有点迟疑，闪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问我：「这样会不会显得我有点粘人啊？」

「你照做便是。」

韩笑笑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十分信任我的专业度，便从桌上拿回手机，纤细的手指一阵操作。

「他说他到餐厅了，已经准备开吃了，跟客户吃——而且，客户是个男的。」韩笑笑说是个「男的」的时候，脸上竟然露出

了孩子般的欣喜。

「好，你说你想他了，让他拍张自拍照发你看看。」

韩笑笑用无辜地大眼睛再次望向我，似乎要确认一下「真要如此吗」，发现我一脸的认真，便用粘满了装饰钻的指甲把这句话敲了出去。

「照片来了。」

我一把夺过韩笑笑的手机，仔细端详起这张肖凡的自拍照。

只看到第一眼，当即脖子一凉，整个人怔在了那里。

「谷老师，您怎么了？」

我一下回过神了，连说「没事」，又盯着太阳镜里空荡荡的反光看了好久。

呵，遇上老贼了这是。

一般跟人吃饭的时候，太阳镜会反光出对面坐着的人的大致样子，模样看不清，但是男是女至少是分得清的。

而这个声称跟客户吃饭的男人，在太阳镜里显示对面座位上根本没有人，但仔细看餐盘的摆设，明明对面应该是有别人跟他一起用餐的。

是他自拍的时候，对面的人刚好去洗手间了？

没这么巧合吧？

不对，我定睛一看，在桌子的上方，露出来一小团黑影，放大看，黑影上似乎还有一双手。

啊！我知道了！

「谷老师，您看出什么来了吗？」韩笑笑见我眉头突然紧锁，手指一直在放大照片，却一言不发，便急急地问道。

「嗯，你男朋友对面坐的是一个女孩，丸子头，他俩知道你拍照的目的，所以，女孩子故意蹲在桌子下边，还下意识地用手挡住了头部和脸部。」

5、

这下韩笑笑不再淡定了。

「腾」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色惨白地带着哭腔叫道：「他还真骗我啊？真骗啊？明明跟女人吃饭，非说跟男人，这叫什么？欲盖弥彰！」

「韩女士，您先不必这么激动，就这一点，也不能证明您男朋友出轨了，这张照片只能证明三件事：一、他的确有事隐瞒你，不然明明是跟女的吃饭，却偏要说成是跟男客户。二、他已经发现你在怀疑他了。三、这女的知道你的存在。」

韩笑笑听我这么一分析，更炸毛了：「小四知道我？这是我在明里她在暗里的意思呗？我呸，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不定怎么



跟我家宝宝说我呢，谷老师，你快帮我把她揪出来，不给她点颜色尝尝，骚货还真就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

我淡淡一笑，心里暗想，小三跟小四比不要脸的戏码，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您男朋友玩抖音吗？」我接着问。

「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刷一刷，但他自己肯定是不拍的，平常我要跟他合张影他都拒绝，非常谨慎，怕被他老婆抓住把柄，但他经常刷手机消遣一下。」

「哦。」

我长舒一口气。

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不光是为了进一步实锤而问的。

因为我刚刚在看那张戴着墨镜的自拍照的时候，隐隐觉得那男的跟我老公有几分神似。

但发型不一样，我老公天生的一头自来卷，摸起来跟只小绵羊似的，而韩笑笑的男朋友是个利落的小平头，衣服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款式，连戒指我都没见过，所以，感觉只是长得像的两个人。

问完这个一箭双雕的问题后，我才完全放了心。

再说了，我老公叶一卓根本不玩抖音、快手之类的玩意。

肯定不是同一个人了，肯定的。

6、

我留给韩笑笑下一步的进攻指示，是留意自己的「可能认识的人」。

方式就是回去多刷抖音，然后把抖音推送给她的所有「可能认识的人」——标识出来。

晚上我回到家后，踢掉纤细的高跟鞋，光着脚往客厅走，顺道从酒架上拿了一瓶红酒，一边往沙发上走，一边给自己倒酒。

红酒在高脚杯上转了几圈，顺着杯壁缓缓滑落。

正对向小野房间的那个方向，里边空荡荡的。

我拿起电话打给小野：「丫头，房子找到了？怎么搬这么急？」

小野气喘吁吁地回我：「姐姐.....找到了.....在您这住了2年多了.....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而且您还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作.....我买的小两居终于装修好了.....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有家的感觉，嘿嘿。」

我笑：「傻不傻，不用搬这么急啊，反正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也挺空落落的，你姐夫下周才回国，一块儿吃个饭庆一下乔迁之喜再搬也来得急啊。」

小野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又懂事地笑说：「姐夫半年才回国一趟，总要给你们点儿二人世界的时间吧。」

「臭丫头牙尖嘴滑，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冰箱都有了是吧？没有的话，姐买一套送你，就当你的新居礼了。」

「不用，不用，谢谢姐姐，除了空调，我都买好了。不过，你真想送我个礼物啊，那姐姐送我半个月假期得了，刚搬了新家，想跟男朋友在里边度个蜜月……」

「准了准了，这好好的话从你嘴里一出来吧，听着就带着荤腥味儿了。」

「嘿嘿，谢谢姐姐。」

小野给我做助理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是我家族企业里财务总监老夏的大侄女，但自从我小产以后，我就不管家族企业的事情了，而是全权交由我老公打理了。

老夏介绍她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我老公公司实习了一段时间了，老夏说孩子还小，实在适应不了大公司复杂的人际关系，便想送到我这儿来历练一下。

我当时刚从小产的忧伤中走出来，一个人做了一个心理咨询工作室，想着清清淡淡有点事儿做，就不容易胡思乱想。

本来是想瞎做着玩的，结果因为动了点小心思，帮我妈妈的闺蜜成功捉了一个奸，然后帮那位阿姨顺利拿到离婚财产分割的有力证据后，那阿姨逢人就夸我能干。

更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阔太太圈层里对于老公出轨证据的擒拿需求格外旺盛，用私家侦探，怕被诓，而信的过的人，个个都是跟社会脱节的全职太太，再或者压根就是老公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后来大家眼见着我带着成功案例开了心理咨询室，便一个接一个地来试试，一个接一个的满意而归，所以我的工作室虽然只有我和助理两个人，但客源不愁，钱也不少赚。

老夏是我父辈时就起用的老人了，对我家忠心耿耿，我爸死后，我伤心过度又赶上了小产，家族企业全权交给了我老公掌管，名义上，他虽然是个总经理，但他在我们企业里一点股权都没有，我占了 60%，其他几个陪我父亲一路过来的 8 个亲戚元老共分了 40%。

我爸一开始不太接纳叶一卓，觉得凤凰男太精明了。叶一卓嘴巴很甜，哄得我和我妈都很开心，但他越是事事周全得过头，我爸就越是不放心，所以很强硬地眼看着我们签署了《婚内财产协议》，把我在公司的资产明确划分成我的个人财产，不归夫妻共同所有后，才心有不甘的同意了这门亲事。

这还不够，我爸在遗嘱中还放了两个勾子作为补充要求：1、叶一卓任职期满 10 年后，若无重大过失，会从我头上分走 10% 的股权。2、我爸留下来的老人都必须按照我爸临终前的意思，——继续留任到公司重要岗位，非死不得擅动。

老夏就是我爸留任下来的老人儿，我是信的过的。

当年我不但留用了老夏的大侄女夏小野，还把她直接安排到家里暂住。

小野刚来一线城市，手头紧，总从老夏那儿借钱也不是个事儿，反正我老公经常出国一走就是半年几个月的，我又没有儿女，小野住进来，我好歹有个小伴儿陪着。

我跟一卓是大学同学，因为一次宫外孕，我被迫手术割断了一条输卵管，一卓为此特别懊悔，总说要不是他年少时天天总想死在我身上，又不爱用措施，我也不会因此怀孕，更不会有后来的宫外孕事件。

后来我其实又怀过两次孕，但孩子都没保住。

小野比我小8岁，每次见我一个人待在沙发上失神，就会戴上一个又像小猫又像狐狸的面具，出溜一下钻到我身边，张牙舞爪地喵喵两声：「这是谁的漂亮姐姐丢了魂，没人要我可就叼走了。」

小野人如其名，家境虽不太好，但人长得清秀，又勤快，脾气又野蛮又可爱，会照顾人，还烧得一手好菜，因为她的出现，我的钟点工阿姨都辞退掉了，我对她的依恋也越来越深。

只是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老公性格合不太来。

一开始我老公总是赶她滚出我家，后来出国忙事业了，顾不上跟她置气了，两个人的争吵才算是消停下来。

7、

「谷老师，抖音确实频繁推给了我几个『可能认识的人』。」  
凌晨 1 点多，韩笑笑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进来。

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加上职业素养，半夜接到客户的诉苦电话也不是头一次了。

所以，我挺无所谓。

「到底是几个？」我问。

「三个，对，是三个。」韩笑笑沉思了一下，准确报了一个数。

「这三个你都认识嘛？」

「就认识其中两个，那俩都是通讯录的好友，另外一个我不认识。」

「女的？」

「女的，头像是一只狐狸.....名字好奇怪.....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单词，g 开头。」

「我现在过来找你方便吗？」

韩笑笑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她显然没有想到，我会如此敬业，半夜三更还要过去找她。

但她还是用最快的速度给我发了一个地址——不是她家——而是一个 24 小时营业的咖啡馆的地址。

我在咖啡馆看她第一眼，就注意到她是素颜出来的，而且身上还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蕾丝连衣裙，像是居家才穿的衣服——很显然，这家咖啡馆离她家很近，大概率步行可达。

我拿过她手机的第一眼，就看清了韩笑笑所说的那个所谓的「狐狸头像」。

这根本不是什么狐狸头像，而是一个面具，又像狐狸又像猫——跟小野的面具一模一样。

我抬头望着这个眼光闪烁外表清纯的女孩子，突然意识到她来找我，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肖凡？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韩笑笑编的假名字罢了。

我从不相信偶然，更不擅长用偶然解释难以接受的事。

8、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小野跟我说过，她的这款面具是找朋友从威尼斯带回来的。

我飞速地划开这个名字叫「你的 gatto」的女孩子的抖音主页。

她发布的所有视频，都是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拍的，她穿着性感的蕾丝舞衣，戴着面具扭动着腰肢，背景音乐里隐隐响着没处理掉的娇喘原声，评论区一堆舔狗。

其中一个半脸面具，刚好露出来了一个标志性的泪痣——右眼角处。

这人如果不是夏小野，我愿意直播吃屎。

我用自己手机查了一下 gatto 的意思，意大利语里，猫。

我突然记起评论区有一个扎眼的账户名「gatto 的主人」。

再次点开「gatto 的主人」的头像，放大，进入主界面，然后关掉。

我把手机推还给韩笑笑，朝着她优雅一笑：「回去等消息吧，实锤很快就出了。」

韩笑笑当时一脸的疑惑，但还是乖巧地谢过我回去等着了。

回到住处后，我立马给老夏去了个电话，要他找朋友查一下华府水岸小区里的业主名单，有没有一个叫韩笑笑的。

韩笑笑约我的那个咖啡馆周边，只有这么一个小区，对面还有一个未完工的拆迁区，她自以为只要不暴露她家的房号位置，她就算自保成功了。

老夏是地产界的老人了，跟他同一批进地产圈的老铁，现在都至少混成了一个地产项目的项目总了。

老夏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回过来一个字——有。

紧跟着老夏又补充了一条消息进来——去年全款拿下的。



华府水岸那个小区一平米单价在 12 万左右，而且根本没有小户型，最小的户型面积也在 200 多平往上。

一个总价在 2400 万往上的房子，她一个空姐，收入的很多部分是靠着飞行小时费来的，就算是她是飞头等舱的，飞国际线的，我也算得出，就算她飞到死也不至于一把拍出来 2000 多万，况且她年纪这么轻？这才工作几年？

富家女？

富家女会去当空姐？会去点头哈腰伺候别的大爷？富家女拿着家里的钱玩个奶狗伺候自己不香吗？干嘛找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男人还要给人生孩子？

第二天一早，我以回访为名，冒昧给介绍韩笑笑过来找我的客户秦太太打电话，本以为她会反感，但她一听是我，听上去好像还蛮高兴。

「小谷啊，多亏了你当年帮我取证的，要不然我那鸡贼的老头子一分钱都不会给到我，现在我离婚了，拿了一大笔钱，我又找了个年轻的，真是明白了啥才是活着的滋味了……」

「秦太太，我打电话是有事需要问您。」

「嗯？什么事儿，你说。」

「您记得韩笑笑吧？」

「啥笑笑？」

「韩太太，她说是您的世交的女儿，她来的时候，说是您介绍她来的。」

「我就不认识啥姓韩的太太。」

挂掉电话后，一阵失笑。

这年头的「小三」果然跟往年的「小三」不一样了，往年小三看见正室，那都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绕着走的，而韩笑笑，竟然明目张胆找上我，还想借我的手帮她除小四？

小三玩起火来真不怕把自己烧死？

呵呵。

她大概率自始至终都知道我是叶一卓的老婆，她口中那个老得可以做他老娘的正室根本不存在，她当初用这套说辞对付我，只是为了故意误导我少往正室那个方向去考虑。

我转身走向酒柜，拎出来一排收藏级的红酒，一个人瘫软在沙发下的地毯上，胸口沉闷，眼睛里的泪水汨汨流出。

狂蜂浪蝶，我见得多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叶一卓会是这种一个脚踏这么多船的高级玩家——连我身边的知心人都不放过。

我甚至不知道，除了我身边的夏小野和那个自己找上门来的空姐韩笑笑，人前优雅、风度翩翩的叶一卓先生到底外边还玩了多少个随时要找上门来跟我撕逼的女人。

我跟叶一卓，虽然步入 35 岁以后聚少离多，但每次他从外边忙回来，都会急不可遏地进门就要亲我吻我，像个小男孩一样说好想我。

我一次次要不上孩子，气得要割腕，用拳头捶打自己不争气的肚子，他红着眼睛把刀子一把抢过来，照着自己胸膛就划了一刀，汩汩冒出的献血殷红了他的白衬衫，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谷清，你给我记住了，下次自杀前，先把我杀了，没有你，我不可能苟活。」

就是这个怜我，惜我的男人，如今神不知鬼不觉地睡了我的助理，还把一个空姐肚子搞大了？

当年我一意孤行坚持要嫁给叶一卓的时候，我爸含泪警告：「这个男人心术不正，你不听劝，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我提着酒瓶去爸爸的祠堂间里跪了下来，一边给自己灌酒，一边给爸爸磕头，含糊不清地咒骂自己，凌晨 2 点，我从地垫上爬起来——被冻醒了——地上好凉啊。

打了一个冷战，要踉跄着回屋时，冷不丁发现爸爸那双慈祥又有力的眼睛正凝望着我，无数次，我在外受了欺负哭着跑回家向他告状说保镖叔叔看别的小朋友欺负了我也不帮我，爸爸就会蹲下来帮我把眼泪擦干，一字一顿地说：谷清，你要学着自己还击。

此刻，那双眼睛似乎又在对我说：谷清，别哭，你要自己还击。

我用食指勾了勾眼角的泪痕，心里默默发狠：嗯，我会还击，我要把那渣男和贱人们扎在我身上的刀，十倍百倍地捅还回去。

9、

我第一时间找人在家里的角角落落布控了隐藏性十分好的监控，然后调整了一下心情，语调欢快地给夏小野打了电话。

「姐姐，是这么快就要让我返工了吗？」小野接起电话来的第一句，就是一如既往的俏皮。

我在心里长吸一口气，顿觉后背发凉，多好的演员坯子啊，明里跟我老公水火不容，暗地里两个人早就滚了不知道多少次床单了，我甚至能一次次联想到叶一卓趁我不在家的時候，把夏小野扔在我床上，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的恶心样子。

「哪的话，我给你买了个最新款的空调，一会儿空调师父会给你打电话，你自己联系安装一下吧。」

「姐姐万岁，万万岁，万万万万万万岁……」

「好了，别贫了，先挂了，假期好好玩。」

「姐姐你不过来吗？」夏小野还是聪明的，她要防着我。

「我过去干嘛，我又不会安空调，等你姐夫回来再给你办乔迁宴哈。」我当然知道她为何多问这一句。

挂掉电话后，我一再嘱托「师傅」，把安装约在饭点，如果夏小野盯着他，他就告诉她还得好一会儿才能装好，大可以让她先去吃饭——然后趁这个工夫，把监控设备装好。

三个小时之后，我事先安排好的「空调师父」给我把夏小野的地址发过来了，还有几张他以借工作落实为名拍的照片。

脑仁中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淦！夏小野的这个房子不是我的吗？

叶一卓当时不是说帮我卖掉了吗？

卖给了夏小野？

上学那会儿，我爸为了让我上学离着大学近一点，特意在大学旁边给我买了个两居小套，后来我们跟叶一卓结婚住进了别墅区后，那套小房子升值了不少，一年前叶一卓突然跟我提议，说现在是出手的最高点，可以卖掉套现了，我允了，反正放着也是闲放着。

可现在为什么会住进了夏小野？

我迅速以「我有一个朋友想咨询点婚姻纠纷」的名义联系了公司法务。

10、

法务一听是婚姻关系方面的问题，便立马给我推荐了一个姓马的律师：「这小伙子专业能力很强的，打婚姻官司胜率目前100%。」

我谢过法务，立刻约了马律师。

私家会所里。

马律师正襟危坐，一副生人勿进的工作狂样子，但俊生生的脸上又能流露出大男孩似的尴尬。

「马律师多大？」我实在是有点不太敢相信这么年轻的律师能有多大本事。

小伙子吃了一惊，湿漉漉的大眼睛凝望着我，似乎以为我没在跟他说话。

发现这包房里没有别人后，小脸一红，涩涩地答：26 岁。

「恰好比我小 11 岁啊，怪不得满脸的胶原蛋白。」我调笑道。

马律师俊生生的脸越来越红，强行拉着我回到正题：「谷女士，你说的这两种情况，可能并不相同。韩笑笑那套房子，明显属于您丈夫出钱赠予，因为您不知情，而且这套房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一方将共有财产赠与他人属于对共有财产的处分，因未经配偶同意，故处分行为无效，赠与人的配偶向人民法院主张返还的，应予支持。」

「根据什么，那是你的事儿。我只关心，这房子能不能要的回来？」

「房子要不回来。」

「什么？那你跟我嚼破这么多些到底什么意思，我就是不知情啊，这就是拿着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啊，凭什么我要不回来？」

「您别着急，房子是要不回来了，但你可以要求全额返还购房款。」

「嗨，您说话说一半，我能不着急嘛，那夏小野那套呢？」

「这个需要您想办法确认，目前这套房子是登记在您丈夫的名下，还是夏小野的名下。」

「哦，这个是我的婚前财产啊，买之前房产证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那买主是谁知道吗？有一种可能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方向去推断，你丈夫或许以极不合理的低价处理给了夏小野。」

「那合法吗？法律支持追回吗？」

「可以追回。你知道夏小野和韩笑笑的身份证信息吗？」

「夏小野的我，韩笑笑的不知道。」

「算了，我来想办法调查搜集吧。你只需要做两件事：1、您先生钱包里所有银行卡、信用卡，拍照留证。股票账户、公司账户、房产信息、车辆信息、大额转账信息，和他亲友、朋友关于金钱往来的记录，如果您在他的手机搞得到，就尽量全部拍照留证。2、微信聊天记录有暧昧的，截图留证。」

我微微点头，一阵苦涩泛上心头，想不到我的这套专业能力，终于有一天要帮自己实打实地办点事情了。

11、

叶一卓回来了。

一进屋，我雀跃着狂奔到他身边，然后一下跳到他身上去，两只手勾住他的脖子，目光中极尽温柔与狂热。

叶一卓一笑，松了松领带，便要抱我上床。

我突然又从他身上跳了下来，跑去酒柜拎出几瓶酒来，大口大口的倒进嘴里，然后眼神痴迷地一口又一口吐到叶一卓的嘴里，叶一卓眉心一颤，喉结翻滚，一边脱衣服，一边推着我往床边走去。

叶一卓虽然一直在生意场上逢迎，但谁都知道他最不胜酒力。

加上舟车劳顿、颠鸾倒凤，很快便沉睡不醒。

我的手指轻轻抚摸着 he 根根分明的头发，呵，这头可爱的羊毛卷终究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被他剃掉了呢。

你又是什么时候起喜欢刷抖音了的？

我轻声嗤笑，便跳下床去。

公文包，除了一张我一直都知道的公司统一给所有员工开的工资卡和一张我俩每个月都会一块儿往里存钱的共有卡外，没有



任何卡片。

我稍稍迟疑了一会儿，就开始翻腾他的行李箱。

从最内侧的隔层里，我终于翻到了他的钱包，一打开，我都惊住了，满钱包的借记卡和储值卡，我迅速用手机一一拍照。

在关掉钱包的那一刻，突然感觉他夹在钱包夹层里的我们的合影照片那个地方，手感有点厚。

我从底下伸进手指轻轻一捻，带出来几张照片，韩笑笑的、夏小野的、还有几张我不认识的网红脸大胸妹的。

呵，我都不知道我男人身体竟然这么好，这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好吧。

把这些东西一应存照后，我蹑手蹑脚返回床边，拿起叶一卓的手机。

怎么办，人脸识别，密码不再是我的生日了。

扒眼睛？扒醒了可就作死了。

淦！

猜吧。

他那么多女人，生日挨个试？

关键是我哪知道这些女人的生日是啥时候？

对，肯定不是生日，那会是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韩笑笑抚摸着肚子满脸幸福地告诉我预产期的场景。

对，预产期！

靠着强大的记忆力和反推力，终于，开了。

呵呵，这肚子里的孩子对他来说真是比哪个女人都重要啊，还敢说自己不在乎我有没有孩子。

微信聊天界面一片祥和，甚至根本找不到韩笑笑和夏小野的蛛丝马迹，我果断拉到低端，一键切换了微信账户。

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叶一卓竟然给每个出轨对象编了号，而且有三个人后边标注了，已受孕。

卧槽！已受孕？

什么虎狼之词？

这特么是在母猪种子选手们的身上广泛播种提高成活率？

会玩啊，佩服啊。

我僵着脸，强行按压住自己颤抖的手指，——把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截图留存。

稍稍镇定了一下，我又从他的电子备忘录与微信收藏夹里翻到了几个账户，虽然名字被抹掉了，但名字都被他仔仔细细用字母代替了——如果我没猜错，这里边按照字母代号，就可以锁定哪个是韩笑笑的账户，哪个是夏小野的账户。

这些东西未经整理，我就第一时间给马律师零零碎碎地发了过去。

对我来说，这一刻最重要的是备份。

万一我刚收拾完，就被突然醒来的叶一卓发现了并掐死怎么办？

这种电视剧桥段我可没少看，手持证据命悬一线，最后命丢了，证据还没保住，你说我亏不亏啊？

12、

第二天一早，马律师给我发了一条短消息：现在方便吗？

我一个电话就给他回了过去：「我的海王老公去公司处理事情了，方便的，您说。」

「你收集的这些东西基本是足够的了，没想到你这么高效，我办离婚案子，最大的障碍就是蠢女人猪队友。」

呵，还别说，小伙子骂起女人来嘴巴倒是毫不留情啊，也不看看我是干啥的，姐姐我是专业的好吧。

「主要得益于您的专业性让我一击即中。」拍马屁谁不会，我张嘴就能来。

马律师在电话里轻笑，一开腔又变得严肃：「您是主张离婚的，对吧？」

「不一定啊，先把我的东西追回来再说。」

电话那头稍稍迟疑，应了一声，便挂了电话。

可能马律师根本没想过，我会原谅这样一个人面兽心的海王老公。

原谅？

笑话！

我要让他承受比离婚还要痛苦一万倍的结局！

13、

当天下午，我给叶一卓打了电话，以身体不舒服为名把他叫了回来。

我当然不会去公司找他，只有这一言一行都在家里进行，我苦心布局的监控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他慌慌张张地一进家门，看到我平静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先是一愣，既而笑着用手指勾勾我的鼻头，甜腻腻地问我：

「怎么了？我的清宝儿，哪不舒服？想我了？」

我微微一笑，推开他的脏手，直了直身子，力求用最优雅的方式打开话匣子。

「亲爱的，你知道韩笑笑吧？」

叶一卓一听到这三个字，后背都僵住了，马上假装镇定。

「有点印象，头等舱里遇到的一个空姐，把咖啡洒在我身上了，还给我道了歉。」

「就这样？」

「不然呢？」

「她说她怀了你的孩子哎，好奇怪，是她咖啡洒你身上了，还是你身上什么可疑的东西洒她身上了？」

叶一卓听出来我话里有话，马上恼羞成怒：「谷清，你在说什么？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却不信任我？一个女的，跑来告诉你，肚子里怀了我的孩子，她说是我的，就是我的？如果每个女的都像这个姓韩的一样大了肚子来碰瓷儿，你都相信是我的，那我们家整个公司的钱都不够赔的。」

我们公司？Oh, no,看来渣男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那我该怎么办？人家女孩子挺着大肚子都找上门来了，我总不能全当没发生吧？我不需要你一个解释？」我力求把自己的表情管理的愤怒一些，可好像效果非常一般。

「谷清！你大下午的不睡午觉，火急火燎地把我从公司喊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如果你当初早说你心里跟你爸想的一样，都在骨子里认为我是那种靠不住的人，我根本不会勉强你嫁给我！你想闹可以，闹完了好好睡一觉，我可以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但如果你要听人挑拨跟我离婚，那我也问心无愧，随时奉陪。」

啧啧，听这语气，这是给自己早就留好了后路啊。

「一卓，我倒是没想跟你离婚啊，我只是担心你。你是不是挪用公款了？」我话锋一转，眼见着叶一卓努力稳住的表情与气场黯然垮掉，心里竟滑过一丝血刃渣男的快感。

「谷清，你疯了，这种事儿能胡说吗？会坐牢的。」

「知道坐牢你还动，夏叔叔查账了，私底下跟我通过气，说你挪走了 2000 万，都 1 年多了没还回去呢，是不是超过 3 个月没还回去就违法了？我不懂啊，只是听夏叔叔这么说了——」

「老夏？不可能啊，他是怎么查到的？他怎么跟你说的？」叶一卓吓得一屁股坐在老板椅上。

「你给韩笑笑买了那么贵的豪宅，韩笑笑也不是个低调人啊。」我趁机把脏水泼在韩笑笑身上，他叶一卓总不能当着我的面跟他的小情人对词儿吧？

叶一卓脸色惨白地望着我，突然拉住我的手，带着哭腔恳求我：「老婆，我错了，你听我说。我跟韩笑笑根本没感情的，

我给她买房子不过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小孩吗？我跟她说好了，一个孩子，一栋房子，两清了，以后孩子是拿给我们养的。谷清，以后我们有孩子了，我做这一切不是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是因为想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只想让你开心，你懂吗？」

呕！

要不是手握锤死这个海王渣男的铁证，我简直要被他影帝级的表演所打动，他哭得鼻涕都抹在裤子上了，真是太恶心了。

「那我去跟夏叔叔说说？他也不一定听我的啊。」我假装一脸焦虑地低语。

「他肯定会给你几分面子的，好歹是咱爸的旧部。」叶一卓一听我愿意帮他出头，眼中一下放出了光。

「好吧，说，我是可以出面说一下的，就是缺的那两千万口子，你得尽快想办法还回来，要不然，夏叔叔肯定还是要通报董事会的，到时候追究下来，就不是封住夏叔叔一个人的嘴的事儿了。」

「好好，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呵呵，你能有什么办法，韩笑笑好歹怀孕了，还要被你逼着卖房子凑钱填窟窿啊，到头来除了几个包几条项链什么都没得到，还被你白睡一场，想想就怪可怜。

「实在不行，你就把当初卖掉我那个小两居的钱拿出来凑点儿补过去？」我眨着体贴的大眼睛为叶一卓提了一套解决方案。

叶一卓见我突然提起小两居，赶紧搪塞：「对了，清宝儿，我忘了跟你汇报，当时我为了买房方便，先把你那套小两居过到我头上了，因为你当时刚小产完，好多手续需要本人到现场办，怕你折腾，但等我卖掉房子，钱还是一分不少的存到你的户头上的。」

「嗨，那是还没卖啊？都是夫妻，什么你的我的。」

「清宝儿，谢谢你。」叶一卓握住我的手，泪水又在眼眶子里打转转了。

我是不是此刻也应该表现得悲伤一些？对对对。

我哇地一下，哭红了眼睛：「一卓，你就真的那么想要一个小孩子嘛？到底是我对不起你，我生不了。」

叶一卓见我哭了这下可放心了，抖动着肩膀一把抱住我，不停地跟我道歉：「对不起，宝宝，我该跟你商量一下的，本想直接把孩子抱给你，给你个惊喜……」

淦！

你叶某人送惊喜的方式还真是别致啊。

我倒是也有个惊喜送您，等你去了夏小野家，就能收到了。

14、



确实如马律师推断的，叶一卓一开始的思路，就是想把这套房子以低于市场价很多的价格卖给夏小野的。

但他还没来得及操作，就出了这档子事了。

房子给不到夏小野头上，以夏小野这种直性子，她会善罢甘休？

晚上接到叶一卓的加班电话后，我就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开始等待监控器那头的精彩上演。

一番久别重逢的男女苟且偷欢的名场面后，叶一卓搂着她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当下的局面。

「叶一卓！你什么意思？怎么房子就不能过给我了？不是说好了你先把房子过你名下，然后低价卖给我，这样离婚后她也无权追回了么？」

「事情有变。小野，你也体谅体谅我，如果在这个节骨眼，被那臭婆娘发现我这样操作她的房产，肯定要跟我翻脸的。」

淦！敢背地里叫我臭婆娘！

「你干嘛怕她翻脸？你不是说你有今天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么？」

「我不是怕她，我是眼下有求于她。」

「我不管，那个老女人有的，我也必须要有。整天跟着她点头哈腰，受尽侮辱，她住的是别墅，我连个两居室都不配吗？你

要是不尽快把房子搞到我名下，我就让你也怕我。」

淦！受尽侮辱？我让你在付不起房租的时候免费住到我家，给你高薪工作，你说我在侮辱你？你说我是老女人？过分了啊，年轻人。

「夏小野，你什么意思？」叶一卓听出来夏小野的要挟之意了。

「叶一卓，这一年多，我不可能给你白睡这两年多。你要么一次性给我 200 万分手费，要么把这房子想办法搞成我的，否则我就让你老婆看看你在我床上是如何当牛做马的。」

两年多？是安排给我做助理之前？两个人就已经搞上了？比韩笑笑还长久？

可以啊，生活里的「哇塞」真是随处可见啊。

「你还留着那些东西？我不是让你当着我的面，把那些照片删了吗？」

咦？故事情节开始愈发精彩了啊，不让韩笑笑拍照，却让夏小野拍照？

还别说，夏小野好像还是比韩笑笑更有一套啊。

「对，但我云端还有备份，刺激吗？」

「好，你有种，夏小野，跟我玩这一套。」

叶一卓摔门而出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

15、

我一听完这组对话，立刻热情地把马律师介绍给了叶一卓先生。

叶一卓先生不负众望地把夏小野又约出来一次，存证完毕后，成功把夏小野以敲诈勒索罪送了进去。

韩笑笑到手的豪宅不肯返还，我只好十分贴心地配合叶一卓演了一场夫妻同心一致对外的好戏。

拿回购房款的第一时间，夏叔叔还是无情地以「挪用资金罪」的名义把叶一卓送了进去。

钱还回去了，但犯罪的事实已经发生，可以少判，但不可能全身而退，毕竟数额好巨大哦。

「这是夏叔叔欠你的，当年不该把小野这个不安分的东西放在你手底下。」老夏办完事后，向我坦言。

老夏办事太精明了，当时发现我在调查韩笑笑后，他马上意会到这笔买房款极有可能就是出自叶一卓之手，毕竟一个职业经理人，拿薪水吃饭的，一把拍出来 2000 万全款，还是有些困难的，他知道我家防叶一卓防的紧，所以，本能告诉他，他需要查一下公司的账了。

于是，得到确凿证据后，向我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老夏知道，叶一卓在想方设法地等着翅膀硬了，除掉像他一样的「看门狗」，而讨好我，投靠我，是保证他顺利退休最好的方法。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我有愧疚感，因为老夏向我隐瞒了一件事。

当年夏小野之所以刚过了实习期就被送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怕大公司人事复杂处理不好，而是因为老夏有一次不小心看到了叶一卓的手在夏小野的大腿上摩挲，他知道夏小野留不得了，但家里的弟弟又是个遭遇了车祸坐着轮椅出入的废物，挣扎着要从轮椅上摔下来，求着老夏给夏小野安排个轻生又挣钱多的工作。

老夏以为，送到正室眼皮子底下休整一番，教教她年纪轻轻为人处世的方法也未尝不可。

可老夏低估了夏小野做人的底线，她喜欢跟叶一卓玩这种当面冷漠互怼，背地里等我一不在时两个人疯了一样报复性交织在一起的刺激。

叶一卓这几年疯狂地在外边寻找心甘情愿为他生孩子的上乘姿色的女人，夏小野不愿意生，但她有把叶一卓拿捏地死死的威尼斯面具游戏，她愿意扮演成各种角色满足叶一卓的新鲜感和欲望。

夏小野太会玩了，谁娶了她，必然都会生出一种每天换一个新老婆的奇妙幻觉。

这也是叶一卓明知道动了她，就是在自己身边埋了一颗雷，但还是忍不住一步一步往雷区迈去的原因。

「夏叔叔，我并不怪你，这些事本就也算不到你头上的。」我灿然一笑，让苦着一张脸的老夏退了出去。

我是不怪他，但也不完全信他。

查韩笑笑，我用了他，但对于夏小野的事儿，我从未对他提过一个字，更不可能让他插手去查自己的亲侄女。

论忠心，我倒是更愿意信任那个禁欲系的马律师。

16、

马律师从叶一卓那儿拿回来了叶一卓签字的离婚协议书。

为了免除「挪用资金罪」所带来的牢狱之苦，叶一卓含泪签下了这份不平等条约。

当然，我也没有做的太绝，我找公司财务算清楚了他婚后在公司的全部收入所得后，在协议里明确把这笔钱划归给了他。

该他的，我谷清不稀罕。

不该他的，一分都别想带走。

我把离婚协议书往抽屉里一扔，手指在红木桌上划了几个圈圈，眼神落在马律师斯斯文文的金丝眼镜边上，目光碰撞的时

候，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眼神中的一丝慌乱，便淡淡一笑：  
「谢谢你啊，马律师，走吧，请你去喝一杯。」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